

第六課 從宗教改革到莫拉維亞弟兄延福移民

過去五課我們從聖經看了延福的使命，又從教會的發展和當代來看先賢怎樣延福，這一課，我們看宗教改革後更正宗的基督教會，怎樣延福到未聽聞福音的群體。

開始前我們先來玩一個遊戲：**猜誰是領袖**。

相信很多人都玩過這個遊戲，但在網上玩，需要有技術的人來帶領，在現場面對面會較容易。

先在小組中選出一位願意做猜者的離開場地，餘下的人圍坐，並推選一位帶領動作的人，但要對離場的猜者隱藏。

被選為領袖的先做一個動作，其他人跟隨。動作開始後，可邀請離開的猜者回來，站在圈中，仔細觀察。領袖可隨時轉換動作，其他人要立即跟隨，猜者要找出誰是帶領的人。

猜領袖的次數可預先定下，例如三次便要猜出誰是領袖，若無法在三次中猜出，便要接受小懲罰。懲罰的內容可以預先說明，以示公正。然後遊戲重新開始。如果領袖的身份被猜出，領袖便要成為猜者，然後再選出另一位領袖開始下一局遊戲。局數和玩遊戲的時間可按情況而定。

從這個遊戲可以知道，領袖帶領著全局，其他的人是跟隨者，但若沒有跟隨者，領袖也不成領袖了。重要的是，領袖要把握時機，明白情況。馬丁路德就是明白情況，指出教廷的腐敗，不甘隨流，開始了宗教改革。

這一課從宗教改革開始說起，到更正宗在艱難中站立起來，並差派使者往各處延福。雖然過程並不順利，但看見上帝的帶領和改革先鋒的忠心，所成就的一切，我們作為更正宗的信徒，應該從心中發出讚美和感恩，歸榮耀給上帝！

宗教改革運動發生的背景

宗教改革運動的發生並不只因售賣贖罪券，而是有一個過程的，其中涉及不少歐洲國家歷史和教會發展歷史。我們不能在這一課詳細講述，倘若對這方面的認識

不多，可自行補習一下。現在我們從幾方面來看宗教改革運動的發生：

- **遠因**：三、四世紀時，羅馬帝國內亂不斷，並面對一次又一次外族的入侵，當時的帝皇君士坦丁決意建造一個新的羅馬帝國，330 年把首都遷往拜占庭，後來改名為君士坦丁堡。

從四世紀起，教會有五位宗主教，分別管轄五個宗主教區 (patriarchate)，就是講拉丁語的羅馬，和在帝國東部講希臘語的安提阿、亞歷山大、耶路撒冷和拜占庭 (Byzantium) 四區。帝國遷都以後，不單單政治上分治，君士坦丁堡和羅馬也漸漸成為兩個宗教中心，各自以希臘文與拉丁文探討宗教，而忽略雙方的交流，宗教上產生了隔閡，以致後來分為東、西方教會。

- **神學上**：遷都後不久，日耳曼部落開始侵略整個歐洲，歐洲陷入了所謂的「黑暗時期」，也動搖了教廷勢力。但一般人認為東西方教會大分裂的原因是「和子」的爭論 (filioque controversy)，東方教會認為聖靈來自於聖父，而西方教會主張聖靈來自聖父和聖子，因而對《信經》上是否用「和子」爭論不休，遂爆發了分裂。但按以上所看，經濟和政治的動盪、地理距離和語言差異所造成的裂痕，也是導致西方和東方教會分裂 (1318-1417) 的因素。
- **政治上**，七世紀，伊斯蘭在亞洲興起。中世紀，歐洲被外族蹂躪，造成羅馬帝國的衰落。十三世紀，以伊斯蘭為國教的奧斯曼帝國 (Ottoman Empire，也有譯為鄂圖曼帝國) 崛起，勢力強大。這帝國全盛時期橫跨亞、歐、非三大洲，衝擊東羅馬帝國。1453 年伊斯蘭勢力征服君士坦丁堡，並向西進，1480 年甚至佔據義大利南端，威脅着權力日漸萎縮的教廷。
- **教權與政權糾纏**：中世紀時期，歐洲的政治局面已改變，不同的民族各自建立國家，各有絕對的君權，挑戰着羅馬政權，教皇與帝皇之間的權力爭鬥白熱化。十四世紀教會分裂時期，義大利與法國各自選立教皇，1409 年比薩會議也另選亞歷山大五世，結果同時有三位教皇。直至 1417 年君士坦斯會議選出了馬丁五世才停止分裂。教廷受到嚴峻的衝擊，對教會權威的尊重也減低。
- **社會上**：在上一課我們看到，修道士們促進了農業技術，農業商品化，城市也隨之發展。十三世紀的歐洲出現激烈的轉變，城市人口增多，流動性大。隨著城市發展，中產階層興起，加上教育逐漸普及，識字人口增多，能閱讀聖經，也明白教義，改變了從前只聆聽神職人員教導的習慣。

加上印刷術的發明，出版事業大大發展，聖經的印刷數量大增，1520 年流通的聖經已達到約 1.2 萬冊，信徒讀聖經的機會大大提高。

在城市興辦大學，成為教會以外的學術力量，不受教會所管制，在政治上有訴求，反對貴族操縱。

城市興起，儉樸的農耕社會逐漸消失，環境變遷，舊有的屬靈模式失效，修道主義無法滿足信徒，伊拉斯姆 (Desiderius Erasmus) 的研經運動興起，提升了人們對聖經的認識。

十四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，帶來人文主義，以人為中心，重視個人信仰和得救，同時也啟導了人的腦袋，鑽研聖經，研讀古典著作，更有大量的文藝創作湧現。

- **聖職人員敗壞**，十五世紀時期，文藝復興帶來的文藝創作，影響多任教皇關心華麗的繪畫和堂皇的建築多於靈性，耗費貲財，導致府庫空虛。而神職人員放蕩不羈，教士瀆職，賣官鬻爵，教廷為了擴充財源向各教區徵收重稅，引致怨聲載道，贖罪券更由此而生。至十六世紀時，贖罪券不僅在名目上不斷增加，而且次數也日趨頻繁。當時，教會流行着一句響亮的宣傳口號：只要金幣「叮噹」一聲落入贖罪箱，你的靈魂就進入了天堂。

贖罪券這種藉「善功獲救」的形式，使「靈魂得救」的恩典變成了一種交易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教廷的權力下滑，靈性低落，教職人員斂財的錯謬需要糾正，教會也需要更新，信仰敬虔的有識之士，大力倡議要進行革新。

宗教改革運動的發生

宗教改革的先驅

其實在馬丁路德提出宗教改革以前，已有不少敬虔之士提出要改革教會，以下舉出教會歷史上常提到的兩位：

威克理夫 (John Wycliffe, 1320-84)

- 1320 年生於英格蘭的約克郡，在牛津大學求學，畢業後曾在該校執教，其後也任宮廷牧師。
- 1376 年，他嚴厲指出教會需要徹底改革，因為教會已被政治和財富腐化了，必須回到使徒時代的貧窮與單純。
- 他強調「只有聖經是信仰的根據」，得到不少教會和學者的支持。

- 為幫助信徒能自己讀聖經，他將拉丁文聖經譯成英文，這是教廷不允准的。
- 因為影響越來越大，被指為異端。死後多年，骸骨被掘出來焚燒。

胡司 (John Hus, 1369-1415)

- 1369 年生於波希米亞，即今日捷克南部的一個農民家庭。
- 他在布拉格教會擔任聖職，受威克理夫的著作影響，勇敢指摘聖職人員腐敗，強調基督才是教會之首，受到當地人民和貴族愛戴。
- 他反對贖罪券，認為是違反聖經的可憎之舉，因此遭革除教籍，也被指為異端，被綁在火刑柱上燒死。
- 後來，捷克教會組成胡司派教會，日後更正宗最早踏出延福事奉的莫拉維亞教會，就是其中一支。

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倡議

馬丁路德 (Martin Luther) 1483 年生於德國東部的一個農民家庭。本來修讀法律，但一次旅程中遇上風暴險些被雷擊中，危急時發願作修士，後來進入奧斯丁修道院。在修道院的學習中，閱讀羅馬書一章 17 節義人必因信得生時，豁然明白，惟有藉著信心而得生命的人，才被上帝看為義人，「因信稱義」成為更正宗的關鍵教義。1517 年的 10 月 31 日諸聖節前夕，馬丁



路德以拉丁文列出 95 條反對教皇有大赦權的理由，釘在威登堡的教堂大門上，指控教會售賣贖罪券及各項不當的規條，教會歷史上稱為《九十五條論綱》。路德最初並沒有意思推行宗教改革，只提出討論，可是遇到強烈的反對。同時，藉著印刷術，這《九十五條論綱》被翻譯成各種語言，像野火般燃遍整個歐洲。

三年後，1521 年，路德被教皇革除教籍。但提出的**惟獨信心、惟獨恩典、惟獨聖經三個重點**，成為更正宗信仰的核心。宗教改革在德國揭開了序幕，各地神職人員和信徒自動參與，在北歐及歐洲大陸各國展開，掀起了一股**宗教改革的浪潮**。

宗教改革運動的觸發點 — 贖罪券 (Indulgence)

贖罪券只是宗教改革的一個觸發點，前面所提到的各種原因，都是教廷必須面對

的。現在讓我們看看羅馬教廷推出的贖罪券是怎樣一回事。

- 中世紀教會針對犯罪的問題定下了一個「懺悔聖事 (sacrament of penance)」，把罪二分為大及小罪，犯了大罪者必須向神父告解懺悔，否則就會下地獄。神父會以耶穌基督之名，宣佈當事人的罪過得到上主赦免。
- 教廷認為教會有這個大赦權，是因為教會之首的教皇可以挪用「諸聖功德庫」內的功德，以抵消這些塵世內的懲罰。天主教的教理中提到，現世可見的教會只是一部分，其餘還有已在天堂的聖人，和在煉獄裏正在被煉淨的靈魂；這三部分在基督身體內合而為一，並且互相幫助。天上的所有聖人力量最大，他們的代禱能幫助我們成聖，並輔助需要被煉淨的靈魂，這就是所謂**諸聖功德**。
- 事實上，教宗利奧十世看見教廷聲勢日漸萎縮，1515年發起蓋一座宏偉的聖彼得大教堂，期使整個羅馬宏偉壯麗。遂以修建教堂的名義募捐，宣佈捐助者可以獲得教皇的全大赦，拿到一張**大赦證明書**，找任何一位神父告明，神父可以宣佈他的罪過得到赦免。華人教會一般稱這證明書為「**贖罪券**」。

正確的觀念是：贖罪券只是一張紙而已，沒有任何能力，同時也不能靠任何功德來免除上帝的懲罰，教皇本人也沒有這個能力。赦罪是上帝的恩典、神聖的福音；基督要求每個人都要真正的悔悟，**不能靠善功和聖物來赦罪**。其實售賣贖罪券的做法，是因為世俗君王禁止轄地的教會上繳稅項，導致教廷財政拮据。

此外，**也沒有煉獄、功德庫的存在**，每一個真正悔改，蒙恩得救的人，是**因信基督而得救**。人是藉由耶穌基督的救贖，而從罪的壓制中得釋放、蒙赦免。這正是馬丁路德所強調的「因信稱義」。

至於「諸聖功德」之說，《使徒信經》中有提到「聖徒相通」，意思是：基督徒一起聚會敬拜神，彼此相交，成為教會。**肢體彼此相交**是教會的一個功能，約翰在約翰壹書一章3節的教導是：我們把所看見、所聽見的傳揚給你們，為要使你們也與我們有團契，而我們的團契是與父和他兒子耶穌基督所共有的。這裏的「團契」，就是《使徒信經》中的「相通」之意，而不是有什麼功德在內。更正宗基督教所重視的是上帝的恩典，完全沒有能做什麼可以賺取功德的思想。

改革派向外延福不積極的原因

宗教改革後，改革派不像天主教的修會那樣積極向外拓展，是甚麼原因呢？因為

現實出現的幾種情況，窒礙了改革派向外拓展。

與羅馬教會的長期爭戰

支持改革的國家和支持教廷的國家有長期的宗教戰爭，1555 年改革派和羅馬教廷雖簽訂奧斯堡和約，但在 1583 年至 1588 年又發生科隆戰役，同期發生的還有荷蘭起義和法國宗教戰爭。

當時的德意志屬城邦制，其中波希米亞居民大多屬改革派，得到國王的優待，可以興建教會。但當新王即位後便推翻了，於是改革派組成聯盟理論。1618 年 5 月，改革派信徒發難，把國王派來的使者丟出窗外，戰爭隨即爆發，直至 1648 年簽訂和約才結束。這三十年的爭戰可說是一次毀滅性的戰爭，影響了改革派前進的能力。尤其是德意志，戰後人口銳減，社會與經濟受創，無力向外拓展。

缺乏接觸的管道

當時支持教廷的國家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勢力擴張，國王全力支持到海外殖民地進行福音工作，所以天主教的海外傳教事業大有進展。

反觀改革派的國家方興，如英國、荷蘭等國皆未有海外殖民地，待這些國家向外擴展後，可惜又重商務而忽略福音，福音未能藉此拓展。

缺乏拓展的機構

天主教的傳教工作一直由修道會進行，宗教改革發生後，成立耶穌會等專門向外拓展的修會，隨所屬國家的船艦到殖民地去。

但改革派反對有修道院，修道院都解散了。既沒有了修道院為福音中心，也未設立神學院，而且各改革派自立，缺乏合一，力量有限，無法開展福音工作。

直至德國敬虔主義興起，又建立了哈勒大學，情況才有改變。十八世紀的莫拉維弟兄會有宣教熱誠，衝破障礙，憑信心以織帳棚方式延福，可惜成果有限。

神學思想的誤差

各地的改革派出現不同的神學思想，改革派先確立神學教義和教會體制，無暇外顧。路德派、加爾文派壁壘分明；重洗派最有傳福音熱誠，卻受到各派逼迫。誠然，路德與加爾文都為福音提供了正確的神學基礎，卻沒有延福的異象；對他們而言，當時的重要任務是糾正信仰，教導正確的救恩信息。但不可否認的是，後

來的改革派神學家也似乎忽略了這傳福音使命。

羅馬教廷的變革和對策

相對來說，羅馬教廷向外拓展較改革派積極。為重振威望，教廷內部著手改革了一些弊病，修會如道明會、方濟各會、本篤會、奧斯丁會等也作了革新。前面已提到，天主教的修會一向重視傳福音工作，宗教改革開始後，更加積極。

專門向海外拓展的**耶穌會**首先成立，並且發展很快。1540年西班牙貴族依納爵羅耀拉（Ignatius of Loyola）與友人在巴黎成立了耶穌會，主要是改革教會、興辦教育、海外傳教及對抗宗教改革運動。成立後發展迅速，由最初只有6人，到1556年羅耀拉去世時已增至1,500人。1626年時，已有15,000名傳教士被差到印度、中國、巴西及非洲各地。

天主教修會組織嚴密，而且傳教士學養豐富，容易受到支持。因為修會向外拓展增長，教廷成立一個機構，統合向外傳教的力量。1622年，教皇貴格利正式成立「傳佈信仰神聖部」，簡稱「傳信部」，直接由教廷管理。

延福者的足跡

現在來談談改革派，或稱為更正宗的延福進展。

初期教會，腓利、彼得、保羅等人努力履行使命，福音從小亞細亞伸延到各地。在前面，我們看到了修道士的延福腳蹤，特別是一些提倡神貧，過刻苦生活的修士和修女，放下一切，遊行各地，使人與神和好，又建立修道院，栽培人材，向外延福。他們行走的足跡，延續了初期教會的開拓，為使徒行傳寫下續篇。基督與門徒共同編寫了這段歷史，讓主得着榮耀。

前面所說的，都是羅馬教廷的修士和修女們所編寫的延福歷史。以下看看宗教改革後，更正宗信徒的延福腳蹤。

更正宗首批延福使者

莫拉維亞弟兄會的成立

更正宗第一批出外延福的是莫拉維弟兄。他們是全家一起出發，長期留在那裏，自行謀生，帶職延福，可以稱為**延福移民**。

莫拉維亞弟兄會是在逼迫中艱苦成長的。九世紀中葉，兩位東方教會的教父區利

羅和麥托丟把福音帶到波希米亞及莫拉維亞地區（今捷克共和國所在），並用當時通用的語言來翻譯聖經，教會則交由西方的羅馬教會來管轄。至十三世紀，當地的捷克教會對受教廷的管轄不滿。前面曾說過，著名的改革者約翰胡司是捷克人，是布拉格大學的哲學系主任，也擔任伯利恆堂傳道，深受學生和群眾所愛戴，所牧養的教會也成為了當地熱烈討論改革的場所。可惜胡司被判為異端，被綁在柱上活活燒死。但波希米亞及莫拉維地區的人民，延續胡司的改革精神，1457年，一群胡司的跟隨者，聚集在波希米亞西部，距離布拉格以東 100 哩的一條小村內，自行成立教會，稱為「聯合弟兄會」(United Brethren)，強調遵守基督律法，在這個地方度過了一段比較平安的生活。60 年後，1527 年馬丁路德推動教會改革的時候，弟兄會已有 20 萬會眾，400 個教區。

羅馬教廷反對改革運動，反而加速了弟兄會在波蘭的擴展。1557 年，波蘭與波希米亞、莫拉維成為三個大教省。然而，在三十年的宗教戰爭裏，弟兄會受到猛烈的逼害，而波希米亞的改革派信徒，也在 1620 年的「白山之戰」(Battle of White Mountain) 慘敗。弟兄會幸得柯墨紐斯主教 (John Amos Comenius) 經年行走英國、荷蘭各地，關心和鼓勵群眾作「隱藏種籽」來持守信仰，才得保存。

親岑多夫的鼓勵



1722 年，一些弟兄會的家庭從逼迫中逃脫，得到德國薩克森侯國的伯爵親岑多夫 (Count Nicholas Von Zinzendorf) 的庇護，讓他們在伯帖勒多弗 (Berthelsdorf) 安頓。這批信徒的領袖木匠大衛尼赤曼，在附近的小山上砍下了第一棵樹，建立村落，成為莫拉維信徒安居之所，並將該地稱為「主護村」(Herrnhut)，意思是「蒙主看顧」，大衛後來成為第一批延福使者之一。這村也成為其他宗派基督徒的避難所，弟兄會向外的基地。

親岑多夫生於貴族家庭，自幼受家庭教育薰陶，從少便接受基督救恩。他在九歲時讀了一篇東印度宣教士的報導後說過：「從那時起，宣教負擔就在我心中滋長。」十歲時，被送到敬虔運動領導者富朗開任教的哈勒 (Halle) 學校就讀，這所學校充滿了傳福音的熱誠。十八世紀中期，丹麥國王招募使者，哈勒大學至少有 60 位學生前往海外延福。其中最出名的是史瓦茨 (Schwartz)，1750 年開始在印度，直到 1798 年生命結束時止。

親岑多夫進入了哈勒學校就讀後，與五位同學成立了「芥菜種會」(The Order of the Grain of Mustard Seed)，宗旨是：促進個人敬虔生活及世界宣道工作。芥菜種會的成員要立志見證基督，分享團契，幫助為道受苦者，將福音傳到海外未得福音之地。這「芥菜種」日後孕育了 1732 年開始的莫拉維弟兄會的延福事工，也振興了許多教會，並發展成國際性的組織。

親岑多夫十二歲時，和一批同學嚴肅的立願說：「無論在什麼環境，都要承認基督，並要帶領各種人歸向基督。」他本想儘快出去延福，但遭家人反對，為了順從長輩指示，進入威登堡大學 (University of Wittenberg) 攻讀法律，但延福心志未滅。後來，他進入撒克遜政府工作，第二年，他用一部分繼承而得的遺產，在伯帖勒多弗買下祖母的大批地產，日後得以讓莫拉維亞信徒在此地安居。

親岑多夫把莫拉維亞信徒組織起來，教會也按立了牧師與長老，並且鼓勵他們熱切禱告。親岑多夫成為他們的領袖，鼓勵遵守弟兄會的紀律，並與他們訂立莫拉維亞聖約 (The Moravian Covenant For Christian Life)，要求他們都要有敬虔並守紀律的基督徒生活，各地的弟兄會至今仍在持守這約章。他也讓更正宗不同派別的信徒在這裏建立村落和教會，但也要遵守這約章，把這地方轉化為敬虔主義合一的場所，讓不同派別的信徒合一地生活，見證基督。他甚至把家庭也搬到主護村的旁邊，與莫拉維亞弟兄會同在。

親岑多夫立志要將莫拉維亞弟兄送到世界各地。在 1728 年的一次聚會中，他特別提到遠處，如土耳其、摩洛哥和格陵蘭之地，挑戰他們將福音傳到遠方，尤其是遙遠又寒冷的格陵蘭，但他相信主會賜恩典和能力，使弟兄們可以到這些地方。著名宣教學者賈禮榮 (Herbert Kane) 引述羅賓遜的話說：「莫拉維會的宣教事工，在二十年中所作的遠勝英國國教與更正教會在過往兩百年中所作的。其偉大的成就乃基於正確的宣教觀念：向全世界傳福音是教會全體信徒的共同責任，大家當同心到各國去傳福音。到了 1930 年，莫拉維會已差了 3,000 位宣教士出去，宣教士與信徒的比例是 1:12。」當中一定要提的是蔡斯伯革 (Zeisberger)，他在北美服侍印第安人 62 年，1808 年以 87 歲高齡離世，是服侍年期最長的使者。

禱告帶出延福運動

我們常常說，1793 年，威廉克里和英國浸信傳道會前往印度，開啟更正宗的近代延福。其實，在他們出發的五十年前，莫拉維亞教會已經率先進入了異教國家，

帶職宣教，樹立了榜樣。威廉克里是受到他們的英文雜誌《報告期刊》(*Periodical Accounts*) 所啟發。使延福觀念正確地落實遵行，因為有一群人本著道成肉身的犧牲精神，持守堅柔勤奮的謙卑態度帶職延福外，禱告更是成功的秘訣。

1727 年，親岑多夫經常為九名 10 至 13 歲的小女孩的靈性擔憂，盡心的教導。每當心灰意冷的時候，他就屈膝在主面前火熱的禱告，甚至淚水如泉湧，懇求恩主將恩典和祝福賞賜給這些孩童。禱告發揮了巨大的功效，莫拉維亞弟兄也展開了前所未有的禱告行動，許多弟兄自動相約要時常在赫特堡(*Hutberg*) 聚集，通宵禱告並歌頌讚美神。計劃一開始實行，聖靈就動工了，加入的人很多。8 月 29 日從夜間 10 時直到次日早晨，男女孩分別聚集在一處懇切禱告，展現了一幅美麗感人的圖畫！透過這樣的禱告，大家都迫切期望不信者歸主，不久之後就有了行動。這個始於 1727 年的禱告會，其後延續了一百年。

莫拉維亞弟兄為延福移民

莫拉維亞弟兄會首批延福使者是木匠大衛尼赤曼(*David Nitschmann*) 和陶匠利安多白爾(*Leonard Dober*)。二人在探訪丹麥，向當地的威京人傳福音的時候，遇到了來自加勒比海聖湯瑪斯島(*St. Thomas*) 的非洲黑奴 *Anton*，受到了挑戰。1732 年，他們從自己的社區出發，成為莫拉維亞弟兄會的首批延福使者。對他們而言，這是生命中最自然不過的順服。

莫拉維亞弟兄會非常重視海外的工作，認為是全教會的責任，強調所有人都能成為福音使者。他們被差出時所受到的指導，就是：在凡事上尋求並受聖靈的引導。莫拉維亞弟兄什麼都不帶，只有出發時的費用，卻帶着對上帝與及上帝必看顧的剛強信心。他們的事奉宣言就是：願被殺的羔羊得著祂受難的獎賞！他們出去的時候只有一顆熾熱、不炫耀的心，願意將上帝的名在未被稱過的地方傳揚。

在一些白人優越的地區，如牙買加和南非，他們謙卑地承擔力勞動的工作，見證了信仰。一位名叫 *Monate* 的使者，他在南非的東部工作時，曾為建造一座玉米磨坊而親自砍割了兩塊大沙岩，不僅叫他服侍的卡菲爾人(*Kaffirs*) 驚訝不已，更讓他在工作時能與卡菲爾人「閒話」福音。他們前去的地方，常面對疾病和死亡。在圭亞那(*Guyana*)，160 位使者中有 75 位因染上熱帶的熱症或中毒而死。在首批兩位使者出去以後的 20 多年間，莫拉維亞弟兄的足跡遍及各地，先到丹

麥向威京人、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的黑人，之後又到極北的格陵蘭向愛斯基摩人，也到南美洲的蘇里南、非洲黃金海岸、南非、北美的印地安人、南美的牙買加延福。他們可說是更正宗帶職使者的先鋒，不籌經費，全家出發，到達目的地謀生，自給自足，就像移民當地。他們中間有陶匠、木匠、理髮匠，甚至有墳墓工人等，足跡達全球各大洲十多個國家。

他們出發不會猶豫，有人問一位弟兄是否準備妥當，他立刻回答說：「明天有一雙鞋子，我就可以動身了。」他們攜着妻兒全家行動，死於斯、葬於斯。他們在二十年間所作的，勝過英國國教及更正宗在過去二百年所作的。莫拉維亞弟兄對後來約翰衛斯理 (John Wesley)、懷特腓德 (George Whitefield) 所帶動的英美大覺醒都產生影響，衛斯理也曾探訪主護村，受到親岑多夫很多啟迪。

主護村這個小小的村落，被視為一群「無學問的小民」，但在天國的事奉工作上，他們是一批有美好靈命、殉道者心志的天國勇士，以自給自足的方式延福。早期莫拉維亞的使者都是平信徒，大多像多白爾和尼赤曼一樣，帶着一門技能和啟程的費用便全家一起出發，到當地去謀生，從事延福，在今天來說可以說是移民，是為延福而移民。

從 1732 年到 1760 年的二十八年間，莫拉維亞差會共派出了 226 位宣教士。到了 1930 年，已差派了 3,000 位延福使者，至今莫拉維亞弟兄會仍在各地工作。莫拉維亞教會仍然很小，但在遵行「大使命」方面，對其他宗派有極大的影響。一小顆芥菜種可以成為一顆大樹，這是他們切實實踐耶穌基督的教導。

移民的使命是為什麼？延福？

莫拉維亞弟兄為了延福，願意到一個異文化的地區去生活，甘願死於斯、葬於斯。在第三課我們說過，今日各地有很多自願離開本土遷移到他鄉的移民，從亞洲遷移至北美和歐洲大陸的尤多，為的是追尋更富裕、自由的生活，也有是留學他鄉的學子，或者來做生意的商人；還有一些為謀生而自願前往外地作勞工的人口。在這些移民當中，也許有不少基督徒，他們有沒有想過是為延福而移民呢？

說一個我們中國人的例子吧！1882 年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到中國來招募大量工人前往當時的北婆羅洲沙巴，今日則稱為東馬的地方去開墾，很多客家籍基督徒響應。1888 年，東印度公司再度招募，香港崇真會傳道人李祥光帶領會友數百

人參與開發工作，之後，在當地成立教會及學校。今日東馬來西亞的巴色會就此建立起來，已成為當地最大的宗派之一了。

我們有沒有想過，上帝呼召我們在某一個地區居住是為了什麼？要我們離鄉背井又是為了什麼？給我們什麼使命？讓我們來仔細思考。

總結

- 從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到莫拉維亞弟兄會，我們看見很多佳美的腳踪，履行使命，寫下了使徒行傳的續集。今天，我們大家都可以成為續集的作者。
- 我們也知道，歷代的福音使者都不單著重口傳，不會只說不做，還身體力行，以生命呈現福音的本質，效法基督。
- 莫拉維亞弟兄會給予我們活生生的見證，他們在未得福音的人群中間，傳活生生的福音，這才是最具有感染力的延福。

思考問題

1. 從前有神學家認為，所有事工都由神來主導，信徒不應到處尋找工場延福；也有教會領袖主張，向全世界傳福音是教會全體信徒的共同責任。你對這兩種主張有何看法？偏向哪一種？對你參與延福工作有影響嗎？
2. 從親岑多夫、依納爵羅耀拉等領袖來看，教會領袖的神學觀和異象，影響着整個信仰群體的延福態度及委身，作為領袖的你或將來會成為領袖的你，或作為別人的屬靈前輩，你有多重視延福服侍並願意身體力行？你認為現在自己在延福工作上是在怎樣的榜樣？你希望自己成為怎樣的榜樣？
3. 莫拉維亞弟兄的延福運動始於禱告，你認為自己及教會有多委身這樣的禱告？滿意現在的委身程度嗎？有受到甚麼阻礙嗎？可以更深度委身嗎？

禱告：

求主透過歷代的先賢，如修道院的修士及修女、莫拉維亞弟兄會等的榜樣，激勵我們，讓我們有像他們一樣的心志，願意為主全然委身，隨時作好準備，以整個生命見證基督，並在延福工作上作其他信徒的榜樣。